

公孙梦 著

风魔剑客
(中)

蓝天出版社

第十四回 负重致远

孟老儿抱着一坛酒过来了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嘻嘻，这是什么酒？”

“松子酒。老朽又加了上好人参和二十多种珍贵药材，喝了可以增长功力。”

“好极好极，待老儿做了饭，再喝吧。”

申屠展对墨奇道：

“山下峡谷里，不时藏有野兔野鹿、獐子、狍子，你去捉一只来佐餐，如何？”

墨奇道：

“遵命。”

他用了半个时辰，抓回来一只鹿、一只獐，孟老儿笑得嘴也合不拢，忙到雪地里宰杀去了。洞的后边，是一片斜平的山坡，正好当屠宰场。

申屠展面有喜色：“贤侄，从你的轻功看，内功已有了相当火候，以你的年龄能有此成就，实属惊人。老朽传你生平最得意的功夫，依你的内功基础，不难在短期内学成。”

“多谢前辈惠赐！”

“不必客气。练这功夫，要短期内大成，就必须耐得苦，每天练功六个时辰或是七个时辰。试想，一昼夜也就十二个时辰，睡觉的时间就少了。此外，要有深厚的功力。练功初期，幻象极多，切记把握心神，不可心猿意马，否则，容易走火入魔。待练到中期，又觉气机阻塞，仿佛失掉了功力，到此时必须沉得住气，不能意生怀疑，否则，前功尽弃。到了后期，原先阻塞之气机似乎突然畅通，以致气流滚滚，仿佛体内经脉穴道要被胀裂了一样，丹田内无法容纳这些气流，到此阶段，最为难受，只要把持不住，不能意守丹田，非但前功尽弃，而且气胀而死！只要定力深厚，意志如山，坚守丹田，这汹涌的气流就能逐渐收纳，然后逆行经脉，导历紫府，再转十二重天，使之再归气海。到此时，任督二脉自通，功也练成。而在逆行经脉时，起初有说不出的痛苦，一旦反其道行之成功，立即浑身有说不出的舒畅。到了这时，内力收发由心。如顺经脉引气，发出的内力便是你原先修习的佛门禅功，如逆行经脉引气，发出的便是老朽传你的‘寒冰凝血掌’。此掌能破五毒寒热掌。五毒寒热掌以寒气和毒气伤人，中人后毒发引起高热，不出半个时辰就死。而‘寒冰凝血掌’比五毒寒热掌还要寒冷，掌气打出，立刻就能将对方血流冻住，血流一冻，其手自废，哪里还能发出功来！贤侄，这‘寒冰凝血掌’厉害非常，万万不可轻用，以免妄造杀孽。你若不是一荷大师之徒，老朽绝不会传此功法，以遗害人间。当然，世间万物，一物克一物，‘寒冰凝血掌’也并非天下无敌，若

遇练有阳刚内力极高的异人，此掌也无能为力。”

墨奇听得目瞪口呆，世上竟有这般奇异的功夫，当下双膝一跪，叩谢授艺之恩。

老怪大袖一拂，墨奇被气托住，沾不了地，对其内功之精深，十分佩服。

申屠展又道：

“为避免滥施‘寒冰凝血掌’，老朽再授你一套奇门攻防十五掌。若运内力施展，威力无穷。”

“多谢前辈。”

“饭后就开始练功。就坐在后山上，任凭雪飘冰冻，你只要按老朽所授心诀练习，则不会被冻伤。落雪将你包在里面，不必惊慌，待结冰后，以内气吹出一孔通风就成。”

墨奇暗自心惊，说了半天却原来是在露天里练功，这奇冷难熬自不必说了。

“当你受不住奇冷时，便运功震破冰壳，回洞中来歇息。记住，练功时辰越长越好，最少的一天不能少于六个时辰。”

墨奇喏喏连声，满口答应。接着，老怪授了练功心诀，又详细讲解了要领。待讲授完毕，孟老儿已叫他们吃饭。

老怪道：

“孟老儿，你可不能贪杯，这一坛酒就给你喝吧，还有埋在地下的一坛，留给墨奇练功用，你可不能抢他的！”

孟老儿笑道：

“哪有师叔抢师侄酒喝的道理，你放下一百十二个心

吧。”

墨奇道：

“启禀前辈，晚辈不姓墨。”

老怪一愣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孟老儿笑道：

“他姓梅，为了路上方便，就改了个姓，刚才进洞也忘了说。”

老怪并不在意，道：

“姓什么不要紧，只要你是一荷大师的徒弟就成。”

孟老儿这才放下心来。

饭间，梅奇问老怪，听说过这样一种功夫么，叫摄魂绝命功。

老怪点头道：

“当然知道，这是当年邪教中一位护法擅长的功夫。此功能发出吸力，骤然间将人气息闭住，窒息而亡，十分厉害呢！”

“请问前辈，该如何对付？”

“这并不难。你只要功力高过于他，事先有防备，彼此交手时运起护体神功，再以寒冰凝血掌出手，使对方血凝功消。怎么，这魔头的后人出来作乱了么？”

梅奇道：

“时下尚不知晓，晚辈遇到一位正道年青朋友，他打出的掌力，附有一股很大吸力，也不知是不是这门功夫。”

老怪点头道：

“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贤侄须小心摸清路数，才作结论。”

梅奇道：

“谨遵前辈教诲。”

三人谈谈说说，一顿饭吃得高兴。

梅奇成了冰人，第一天练功，他就足足练了九个时辰。

冥怪申屠展为之惊愕。

第二天，他练足了十个时辰。

只有申屠展明白练功者在冰天雪地中所受的苦楚，所需要的意志和毅力以及坚韧大大超过一个高手所能承受的程度。

第三天第四天，他仍然练了十个时辰。

申屠展担心他无法坚持下去。

连孟老儿也悬起了心。

他们不知道，梅奇是豁出去了。

他的高祖以一块上等翡翠，雕刻了一座布袋圣僧的神像，不意玉佛自行升天，高祖也扑地而亡。此事在杭州城内传开，从此晦星高照，都说梅家遭了天谴。

曾祖当时年青，蒙武林朋友告知，这不是天谴，乃黑道高手以“摄空取物”手法劫走玉佛，杀害了其父。

曾祖于是收关了在杭州的商行，携家远走山东，希望能在齐鲁大地，替子嗣寻得武技高超的师傅，学出一身不凡功夫，替父亲报仇，夺回玉佛。

祖父一代学了武功，秉承乃父旨意，到处游侠江湖，

寻访劫佛凶手。但终其一生，虽对一些黑道人物有所怀疑，但武功只达中乘之境，也无法追根寻底。只把希望又寄托在下一代。父亲自小练武，商事荒废，家道一年不如一年。但名师难求，一生匆匆度过。直到中年，才算遇到一荷大师，将梅奇拜于大师门下。当时大师已经高龄，见梅奇根骨清奇，秉性忠厚，梅家世代崇佛，便慨然应允。但大师未及将一身绝技完全传与梅奇，便溘然去世。

梅奇回到家中住了半年，遂仗剑闯荡江湖，一心访查玉佛下落，他坚信玉佛一定还在人间，他立誓找回玉佛，以偿几代人之愿。

在江湖行走时，仗着师门绝技，闯下了风魔剑客的名头。为了寻找玉佛，他时时变化姓名，防止“梅”姓让收藏玉佛的人有所戒备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。他祈祷上苍，玉佛让劫佛大盗的后代保存，千万不要落入其他人手里去。

也许是几代对圣僧布袋和尚的诚意感动了上苍，他在游历广州府时，意外因蕃船事件打抱不平，听到了玉佛的消息。玉佛就在蕃商首领辛加陀罗手中，可惜又被龙虎宫一伙掠去。几番与龙虎宫人交手，方知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之说不虚。出道以来，他才算碰到了真正的对手。眼看龙虎宫高手如云，以自己的武功，绝对不是四天尊的对手。

龙虎宫崛起江湖，为祸之大，难于预料。

抢夺一尊玉佛，不惜杀许多无辜之人，这世上还有什么事他们做不出来？

任重而道远。他不仅为了一尊玉佛，他还有更大的责任在肩。

为此，他不惜忍受练功中的种种磨难，要在最短的时间里，将克制龙虎宫四天尊的绝技练成。

时不我待。上官一家仍有危险，达娜等人也在危急之中，他只有尽快下山！

接连十天下来，他每日练功十个时辰。

申屠展愕然了。

三个月匆匆过去，严寒的冬天已近尾声，很快就是春临大地的美好时光了。

就在第二年正月底，梅奇练成了寒冰凝血掌。申屠展说的练功三阶段中的苦楚，他一一尝试过来。

现在他不但练成此种掌功，任督二脉也已贯通，武功已达最上乘境界。

申屠展被他练功的坚韧感动，要他和孟老儿再留下一月，他要将所有绝技，全部传与梅奇，以免让一生所学湮灭。

梅奇在后山练功时，申屠展十分感慨地对孟老儿道：

“此子令老朽敬服，日后必为武林造福，成就一代宗师！”

孟老儿眉开眼笑：“自然罗，一荷大师独具慧眼，要不岂能收这徒弟？”

一个月来，申屠展传了他魔教的一套剑法，名曰“五鬼屠龙剑”。此剑法凶狠歹毒，招式怪异，比起别家剑法自有独到之处。

他还教了凝水为珠充作暗器的心法口诀。不论水还是酒，都可以在瞬间凝结成坚冰，中人后寒气可以侵入穴道，将人冻伤，丧失功力，自成废人。

加上奇门攻防十五掌，梅奇共获四大绝技，足可睥睨天下英雄，深入匪穴去赴汤蹈火、为民除害了。

二月初，梅奇拜别申屠展下山。

临行前，彼此泪洒衣襟。

申屠展捧出了他的一把剑，剑是义母传给他的。此剑薄而韧，泛青色，十分锋利。剑把上嵌着一心形红宝石，十分珍贵。剑上以小绿宝石镶嵌了剑名：灵凤。

此剑赠给梅奇，以兹纪念。

梅奇问孟老儿：“师叔，你老人家……”

孟老儿连忙摇手：“俺老儿不是你师叔，你可千万别这么叫。”

梅奇大惊：“什么？不是师叔？那你老人家是骗冥怪申屠展前辈的？”

“谁说俺老儿骗人了？”

梅奇目瞪口呆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此刻，夜幕早已降临，两人在一家小客店里闲谈。

从山上下来，走了一天，才来到这小镇。

梅奇在山上的四个月，除了练功，再没功夫顾上别的。下山后，又忙着赶路，直憋到现在，总算一吐为快。

他想问问师叔，干吗不早些显露身份，为何恩师从不提及他这位师叔。

可才喊了一声师叔，孟老儿就不承认。

你听，这是什么话？

“师叔，这话弟子愚鲁，听不明白。”

孟老儿嘻嘻笑道：

“听不明白何妨。俺不是说了嘛，俺既不是你师叔，可俺又没骗老怪，这话不是很清楚么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“噢，清楚清楚。”

“那你究竟是不是师叔？”

“又是又不是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听俺说，小老弟，说穿了也很平常。五十多年前，俺与你师傅同在一座庙里修行。那时俺不过十来岁，当个小沙弥。师傅见俺不算笨，便命大师兄一荷传俺武功。所以，俺与你师傅名为师兄弟，实为师徒。俺长大后，不想做和尚，叨念着年老的父母衣食无着，动了还俗的念头。小时候，就因为家里穷，才让俺当小和尚的。俺家乡离寺不远，也就是个百把里吧。俺就偷偷溜回家，替父母干点儿活。父母也巴望俺回家，娶房媳妇续孟家的香火。可师傅戒律

极严，还俗的事想也不用想。偏偏要命的是，邻家的姑娘香梅时时照顾双亲，与俺也合得来，更使俺动了凡心，不要做苦修一辈子的和尚。俺这么经常往家中跑，被大师兄发觉了。大师兄问明情形，对俺颇为怜惜，但也爱莫能助。这一年也是活该有事，离俺村不远有家富户，素喜舞枪弄棒，仗着几手功夫，横行乡里。县城里的官绅与他家也有勾结，所以平日打死个把人，只要派人进城疏通，也就无事。这天，俺又偷偷回了家。一进村，刚好碰上这家的公子带着几个人，在香梅家大吼大闹，要把香梅带走。俺连忙跑过去劝解，这小子公然污俺与香梅不清不白，他就是来管这有伤风化的丑事的，要香梅到他家见老太爷去，正好俺来了，就一并捉去吧。你听，这算什么理？俺见好说不听，他们又要动武，一时火冒三丈，把这几个蠢家伙收拾了一顿。这家伙狼狈逃走，又搬了几个武师来，俺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弄得趴下喊佛爷饶命。俺就放了他们，以为再不敢来滋事。哪知这家伙上城去，勾结官府，硬说俺不守清规，把香梅捉去试图屈打成招，香梅宁死不屈，没有形成口供。他们编造一通，命差役到寺里捉俺。师傅听了大动肝火，命大师兄废去俺的武功，逐出门墙，任由官府处置。大师兄知俺冤枉，假意戳俺气海穴，俺也任由县差抓去。夜里俺挣断锁铐，把县官杀了，又把诬害俺和香梅的恶少恶霸做了，只不伤害眷属。自那以后，俺接走了父母，还俗养家，父母归天，俺就在江湖上游逛。但俺从不显名，故知道俺的人不多。这就是俺的故事，该明白了

吧！”

梅奇默然。

孟老儿又道：

“几十年来，俺时常偷偷去探望你师傅，故知道你的出身来历。俺老儿见过你好几次，你却从未见过俺。你师傅是俺的授业师傅，所以俺叫你小老弟，俺已被师傅逐出门墙，所以不是你师叔。”

梅奇道：

“不，你是师叔！”

“哎，不成不成。”

“我就是这么认定的，再不改口。”

孟老儿道：

“俺也不改口。”

于是，从这天夜晚起，一个叫师叔，师叔却叫另一个小老弟。

“师叔，我们先到哪儿？”

“小老弟，回杭州看看再说。”

第二天，他们买了两匹马，日行夜宿，紧赶路程。

进入河北境内后，便听到有关的传言。

其一，天下第一剑上官彦，被风魔剑客暗杀，其目的在夺取上官家的剑谱。

其二，龙虎宫近日在江湖崛起，技艺惊人，高手如云，黑道不少帮派纷纷依附，龙虎宫总舵就在浙江九龙山。

其三，在上官一家遭劫时，又出来一个少年英雄邢天

波，一掌震退龙虎宫北方散仙悟通，救出了上官彦。江湖人士已奉赠给邢天波一个雅号：无敌神掌。

其四，翡翠古佛已被龙虎宫定为镇宫之宝。谁要获得此宝，就先获得四极阴阳断魂剑谱，可以拿到龙虎宫交换。而翡翠古佛又可以到某地换取武林瑰宝浑元无极修身功。

因此，上官母女成为不少歹徒的猎物，要从母女身上夺取剑谱。

上官母女在无敌神掌邢天波的庇护下，已经隐去行踪。而追缉广州蕃船血债的岭南狂生、将军府小姐达娜、出尘居士等人，已和上官一家联手，共同对付龙虎宫。

除了上述传闻，还有许许多多。

例如前魔教护法阎王拐司马宏图又在江湖上露了踪迹，据云是为了上官家剑谱而来，又给上官家带来了极大的威胁。

在两人赶到安徽境内进，所得消息更为惊人。据传，上官一家和将军府人，已决定在四月十五日到龙虎宫拜山。

这消息不知是真是假，但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，不由你不信。

梅奇和孟老儿心急如焚，离拜山的日子已经只有十天，他俩无论如何是赶不上的了。

孟老儿道：

“他们冒冒失失去拜山，不是自寻死路么？麻烦麻烦，俺们少不得要去龙虎宫救人！”

梅奇道：

“救人事小，只怕……”

“放心，龙虎宫要剑谱，剑谱不到手，上官母女的性命就丢不了，俺这个大媒人照样当得成，喜酒照样喝……”

“唉，师叔，扯到哪里去了！”

“不扯就不扯，你瞧，谁来了？妙极了！”

他们这时正走在青阳县城的大街上。大街上灯火通明，二人吃完晚饭回旅舍。梅奇抬头一望，不禁目瞪口呆。只见上官莹冰和小丫环杏儿正迎面走来。上官莹冰一身橘黄衣裤，宛如一朵淡雅的菊花，杏儿一身绿衣，也十分俏丽。

四个月的别离，觉得她消瘦了不少，一双杏眼里，只是个愁。

她也看见了梅奇和孟老儿，一时也呆住了。但片刻之后，杏眼生怒，满面通红。

杏儿“啊”了一声，十分惊异，却没有仇恨的表情。

梅奇口里叹着气，双手抱拳：“上官姑娘，别来无恙！”

孟老儿笑嘻嘻道：

“小姐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真是巧极，幸会幸会！”

上官莹冰面若冰霜：“姓墨的，走！”

“请问小姐，到何处？”

“城外。”

孟老儿笑道：

“走走，愣着干吗？”

上官莹冰对直走过，不理不睬。杏儿看了看梅奇，欲言又止。

梅奇苦笑着摇摇头，跟在主仆后面。出了城，已无人踪。

上官莹冰抽出了长剑：“墨奇，你在晓月宫救了我主仆，我不明白你为何这样做，大概也是为了剑谱。但你杀了我父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今日老天有眼，让我主仆遇上了你，就和你做个了断吧！”

梅奇道：

“姑娘，在下没有杀害上官前辈，也无覬覦剑谱之心，请姑娘三思。那日早上在下本欲探向上官前辈……”

“住口！血书昭示明白，难道还诬了你？”

“姑娘既然一口咬定，在下百口莫辩，是朱是墨，日后必见分晓。在下自问所作所为上对得起苍天，下对得住自己，倒也问心无愧！”

“姑娘，俺老儿说一句好不好？那床上的字迹，当真是令尊的手笔么？此其一。另外，梅老弟若害了令尊，第二日早上又何必还要假装探望？何不溜之大吉，逃之夭夭？既然令尊在床上留下血书，小姐又将梅老弟打伤，大家已经破脸，那他又何必为了救小姐母女拼死一斗，以致又负了重伤？救走你母女后，他又救了凶神恶煞和杏儿，为了拖住敌方，让你们主仆有时间逃走，带伤与敌周旋，凡此种种，姑娘，他像是杀令尊的凶手么？”

杏儿听得不住点头，直望着梅奇，心里十分同情。

上官莹冰道：

“血书又怎么说？”

“凶手不会捏着令尊的手，把别人的名字写上么？”

上官莹冰不言语了。

其实，孟老儿说的种种情形，她也仔细思量过，其中的确有不少的漏洞。但漏洞归漏洞，又没有证据表明第二个人是凶手，这叫她又该怎么办呢？特别是娘亲，口口声声要她这个做女儿的替父报仇，那个对上官家有大恩的邢天波，也咬定墨奇就是凶手，娘亲对他则十分信任。何况，上官家目前的安危，不正仰仗着他的大力吗？

墨奇真的为了剑谱要杀害父亲吗？她确实拿不准这一点。

孟老儿见她有些心动，又道：

“姑娘，江湖上诡诈多出，坏人脸上没写着字，怎能一看就知？俗话说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哪，姑娘，你说对不对啊？”

上官莹冰芳心已乱，话也说不出。

“莹冰妹，你在哪里？”有人在远处喊叫。

她知道，是邢天波追来了。

梅奇也听出是谁的声音，心中不由一阵妒火中烧，说不出的一股酸味直冲脑门。

好亲热的称呼哪！莫非他们心心相印，已到了难舍难分的境地了？

上官哪上官，你未免太轻浮了。邢天波先是冲着达娜而来，这会又转向了你，终身大事切不可孟浪从事啊！你对他又有几分了解？你对他……”

上官莹冰的话声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

“你一会姓墨，一会姓梅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改名换姓，一点也不光明磊落！”

“姓梅，不过对外仍称墨奇，这是在下苦衷，以后姑娘自会明白。”

“我不需要知道你究竟姓什么，我只知道是你杀了父亲！”

“姑娘，在下最后一次郑重相告，令尊非在下所杀，望姑娘慎思，莫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，否则，难以告慰令尊在天之灵。”

“你得拿出明证，证实你的清白！”

“会有这么一天的！姑娘，记住在下的话！”

他不愿和邢天波见面。

“姑娘的挚友来了，在下留在这里不便，告辞！”

这句话是带有十足的酸味说的，话声一落，人向荒野掠去。

孟老儿叹口气道：

“俺老儿本觉得你们是天生的一对，哪知姑娘不辨真伪，硬说小老弟是凶手，又交上个来历不明的邢天波称什么哥呀妹的，俺老儿瞧着也灰了心，小姐，总有一天，你会后悔的！”

上官莹冰听他直言不讳，本该斥责一顿的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她却骂不出口。

老儿的话，她字字句句听得明白，一颗芳心顿时乱了